

448616

123/  
1899

列 宁

我 们 的 纲 领



人 民 大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我 们 的 纲 领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人 民 大 众 社

列 宁  
我 们 的 纲 领

人 人 人 出 版 在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0.25 印张 4,000 字  
1976 年 3 月第 1 版 197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1048 定价 0.03 元

## 我们的纲领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发表意见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远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进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

## 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sup>1</sup>，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摈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sup>2</sup>。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教徒”。我们明白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而且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俄国在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纲领时，究竟产生了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sup>3</sup>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

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极力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会议这些权利，那末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他们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极权的君主国。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从这一点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

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不很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sup>4</sup>，那末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的毫无权利和强盗官吏的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不能容忍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比较正直的受过教育的人，也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也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求援的小商人、小工厂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单独是无力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这种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地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sup>5</sup>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写于 1899 年下半年

选自《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 202—206 页

## 注 释

- 1 指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该文于 1898 年 7 月刊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第 44 期上，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39—404 页。——第 2 页。
- 2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 1899 年 10 月 9—14 日举行。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这个议程的主要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汉诺威决议）。代表大会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一伙机会主义者提出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代表大会的决议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第 2 页。
- 3 《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 年 10 月至 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十六号。列宁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第 3 页。
- 4 指 1897 年 6 月 2 日（公历 14 日）法令。这个法令是沙皇政府慑于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而被迫颁布的。该法令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为十一个半小时。在这以前，在俄国工作日是没有限制的，甚至达到十四至十五个小时。列宁在《新工厂法》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法令做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28—271 页）。——第 5 页。
- 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 年 3 月在明斯克举行）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主要任务，并提出把政治斗争同工人运动的一般任务结合起来。——第 5 页。

书号 1001·1048

定价 0.03 元

